民俗与身体
——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

彭　牧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各学科持久的热点之一。1989 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并指出身体性、身体知识是民俗知识的根本属性之一。

关键词：身体　身体民俗（bodylore）　口头性文本　体知（bodily knowing）

1989 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旨在使“身体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随后几年，扬先后编辑、出版了两个以“身体民俗”为题的民俗学论文集，影响颇大。[1] 二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已远远超越了对身体习俗的探究，不仅把身体实践看作一个可以和口头叙事、仪式行为等相提并论的研究类型（genre），而且将身体看成民俗学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近来也开始深入探讨民俗的身体性问题。[2] Bodylore 一词出现的背后是波及几乎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愈演愈烈的“身体转向”（the body turn），其矛头直指西方哲学的根基之一，也即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达至顶峰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3] 为什么美国民俗学界会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关注身体？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并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

一、从口头到面对面：隐藏的身体

众所周之，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化过程中诞生的学科起源于对口头传统的关注。尽管各国的学术传统有所不同，但学科伊始，大多数国家的民俗学都致力于对歌谣、民歌、神话、童话、谚语等口头文学形式的研究。对于口头性的强调，一方面源于民俗学对过去、对前现代传统社会生活的悠远乡愁，另一方面又折射出民俗学学科形成过程中时代变迁的深刻烙印。事实上，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根本改变就是社会交流方式的变化：书面文化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地位日益重要。基于这样的时代烙印，民俗学作为一门关注口头的现代之学，其本身所包孕的口语与文字这两种知识传承方式的对立与关联，就成为学科始终不可回避的基本立足点与理论出发点。

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民俗学转型中，著名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提出把民俗重新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流”（artistic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时，[4]还需要花不少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在其民俗的新定义中，口头性何以不再是根本属性。本-阿莫斯有意识地避免突出口头性，并非要把口头性从此逐出民俗学的视野，而是要提醒大家放弃对“纯粹”口头文本浪漫主义而不切实际的追求，从而承认口语和文字传统之间异常复杂的交融与影响。他转而提出的“小群体内的交流”，亦即日常生活情境下的直接交流，就把定义的关键放在了人类交流的特定方式而非特定交流媒介之上。本-阿莫斯并未提及身体，但他所强调的“面对面”交流，[5]实际上指完全或几乎不依赖文字和后起的广播、电视等任何外在于身体的技术媒介的交流。

如果我们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口头传统与文字传统，因其各自所依赖的声音与文字这两种不同的传承媒介，构成与身体不同的关系，身体感官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交流。传统的口语交流要求交流各方的身体都必须出现在同一时空中。在特定时空中，交流中的身体自然而然地就处于不断的运动中：说话、倾听、注视、移动或彼此接触等等，所以虽有程度不同，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所有的感官都不知不觉地参与了进来。与此对照，阅读文字就完全不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在某一特定时空中，阅读文本只需要读者个人的身体和一种感觉方式：视觉。对作者

来说，通过文字这一外在于人体的媒介，其要传达的信息及传播过程就与作者的身体彻底脱离。但产生一个书面文本所涉及的身体感觉方式就很复杂了。从人类历史上不同的书写工具和材料所产生的种种书写与阅读方式，到印刷术，再到电脑、网络、手机普及导致的“换笔”书写与传播，身体不断适应着不同的书写与阅读方式。我们已正在逐渐适应离开纸张的书写与阅读。从身体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最初的口头性还是本-阿莫斯的“面对面”，民俗学从学科一开始就关注的实际上是我们最原始也最自然的交流方式，即参与各方身体的所有感觉方式都全面投入的交流。

但充满悖论的是，源于西方的民俗学，与其根植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一致，分割、抽离了身体的血肉，使它只是在服饰、手势、舞蹈、禁忌等几类民俗事象中零星地或隐或显。在美国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直到六十年代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等人创造性地提出说话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之前[6]，在民俗学者对口头传统的研究中，从书面传统发展出的语言和文学分析范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口头传统自然也就总是显得低人一等。学者对口头传统的研究以书写文字传统的理论问题为出发点和范本，不仅关注文本、文类（genre），而且把口头和书写放入历史演进的框架之中，处于进化路径的不同阶段。与文字相比，口头传统总是处在高下、先进与落后对照中的后一端。可以说，正是这种进化论的思路，才会使洛德（Albert Lord）在《故事的歌手》这一口头传统研究的经典之作中，提出那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介于口头和书面传统之间的过渡性文本”？[7]

甚至连那些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民俗事象也无法逃脱这种基于文字的文本化惯性。与身体有关的民俗被归入不同的民俗体裁，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比如手势、服饰、面具、舞蹈等等。[8]与口头传统的研究相似，手势研究亦沿用语言学模式。阿彻·泰勒（Archer Taylor）关于“上海手势”（shanghai gesture）的经典个案就采用了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追溯该手势的原型、起源、分布与意义。[9]至于那些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的身体民俗事象，如服饰，往往就被忽略了，就如托马斯·杜博伊斯（Thomas DuBois）所言，“在《美国民俗学杂志》创刊后的第一个百年中，只有十来篇文章深入讨论了服饰问题”。[10]

可以看出，凯瑟琳·扬提出的“身体民俗”概念重新激发了民俗学对于身体悠久然而零星的兴趣。但是美国民俗学的“身体转向”并不只是源于学科内部的理论发展和部分学者的兴趣转向。事实上，“身体民俗”一词的创造不但折射出八十年代初整个西方学术话语理论范式的深刻转向，而且体现出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社会所正在经历的“身体感觉和实践方式的重大变迁”。[11]

二、身体转向：从社会到思想

许多学者都已指出，现代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组织和经验身体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12] 这一点，在医学话语的变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曾精炼地概括出，一个世纪以来医学话语对身体描述和解释的变化，实际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与二十世纪早期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相对应，当时的医学话语认为身体是按中央控制原则和工厂生产模式组织起来的：“大脑始终处于层级金字塔的顶端发号施令，其他器官位列其下。新陈代谢的产物从身体边缘各种孔隙排到体外。稳定而规则的产量在此至为重要，最好能够维持一生，就如同精子的生产”。就如福特式的生产方式，福特式的医学话语强调身体这一有机体的生产效率和标准化。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与全球资本运作所强调的创新、特殊性和迅速灵活的变化相适应，身体，特别是免疫系统，在医学话语中被描述成“一个内部自成一体的完整网络系统”。衡量身体生产的原则也不再是产量和标准化，而是追求对特殊需求做出迅速灵活的反应。[13] 因此马丁认为，医学话语典型地体现了福特式身体和晚期资本主义的身体，形象地揭示了我们曾经和正在体验的两种身体存在的方式。从八十年代开始从西方及至国内学术界对于身体愈演愈烈的兴趣，实际上正代表着我们从前一种存在方式过渡到后一种方式。我们身体经验的方式变化催生了对于身体的关注。

除了社会生产方式和身体存在经验所提供的根本动力，学术转向也有其自身话语历史演进的内在因由。很多学者都指出，学界对于身体的兴趣深受哲学、政治转向的影响，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流行。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曾简洁地勾勒出这一转向的哲学基础：“由于福柯的日渐流行，对于

尼采重燃的兴趣，以及海德格尔持续的重要性共同使这些年有关身体的书近于泛滥”。[14] 可以看出，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由于福柯的推动，正是这一思想脉络偏离了西方哲学传统主流中那种上至柏拉图下以笛卡尔达至鼎盛的灵肉二元论，终于使隐而不彰的身体浮出历史地平线。[15]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和肉体不仅可分，而且肉体从属于灵魂，死亡就此成为个体把灵魂自我从肉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伟大时刻。柏拉图论及苏格拉底之死时，认为正因为抛弃了身体，苏格拉底的自由之魂非但不死而且永生。[16] 从那时起，西方哲学对肉体的态度就十分纠结复杂，因为它与偶然的情感、欲望和感性紧密相连，是追求知识、智慧和真理所需克服的障碍。到了笛卡尔那里，身体这一永恒的负担多少有所化解。因为他认为肉体和心灵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灵肉之间没有，至少没有重要的相互关联”。[17] 对于获得真理来说，只有心灵是必要的。正是这一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使得精神和肉体的研究得以成功地归属于完全不同的现代学科。身体成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的对象，而心灵成为人文学科的对象。身体不再是追求真理的障碍了，身体既与心灵无关，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从此彻底沉默而渐渐淡出视野。以此而言，身体在民俗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缺席，也是再自然不过。在那些身体还要遮遮掩掩地露面的场合，比如手势等等，身体的肉感和质感也要被尽力地抹去，要简化成符号才能具有意义。人之为人，全在于心灵。

西方哲学在尼采那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采激烈地反对以意识来定义人的本质。他写道：“醒悟者自觉者却说：‘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单一意义的复体，同时是战争与和平，羊群与牧者。我的兄第，你的小理智——被你称为‘精神’的，是你的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理智的小工具与小玩物……我的兄弟，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18] 对尼采来说，不仅不存在纯粹的意识，而且意识只是人类存在的很小一部分。肉体的、感觉的人才是自我，肉体存在是尼采的权利意志这一自我实现力量的源泉和根基。[19]

这样从尼采开始，在对真理与知识的追求中，身体得以重新占有一席之地。与西方哲学这一本体论的转向相伴随，女性主义批评也对身体理论的兴起起了重要作

用，因为它们“深刻地质疑了古典社会理论中自然和文化的传统二分，特别是女性属于自然、男性属于文化的二元对立”。[20]值得注意的是，与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相关联，许多有关身体的研究都与性别（gender）和性有关，挑战传统理论将这些话题归为生物性本质差别的话语构建。当然，对这些领域的兴趣与我即将论及的福柯也有很大关系。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就主张性别的身体只是表演性的，性别仅仅只是体表的一种装置物，并没有本体论的性质。“行为、手势与欲望产生了一种具有内在性（internal core）或本质的效果。这种效果通过喻示的方式来彰显缺乏，并使之显示在身体表面上，但并未从此就证实其内在动因一定是性别身份的组织性原则。一般而言，这些行为、手势与表达所致力于展示的本质或身份其实不过是制造出来的外表装置物（fabrications），而且它们必需通过肉体符号和其他的话语方式来维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表演性的。”[21]

在分析有关身体的各种理论时，特纳认为就身体的本体论性质而言，学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传统，虽然具体的学者常常会兼而有之。在本体论上，特纳把它们命名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与此相应的，就是认识论上的社会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和反社会建构主义（anti-constructionism）。“基础主义的理论框架致力于理解身体鲜活的生命体验，或对‘体现’（embodimen）做现象学考察，或试图解释存在的生物学条件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宏观的人口组织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与此相对，反基础主义的视角把身体视为展示社会关系本质的一种话语。它们或把身体看作一套象征系统，或试图理解身体实践如何隐喻着更大的社会结构，或把身体看作社会中权力和知识构建的产物，或把身体看作社会话语的结果。”[22]可以看出，基础主义的理论多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传统，主要关注活着的身体。而反基础主义的理论多与福柯权力和话语的思想以及人类学中把身体视为象征系统的传统有关。

现象学对于身体研究最重要的影响来自梅洛-庞蒂。他试图用“体现”（embodiedmen）这一概念来克服灵肉二元论的传统思路。[23]梅洛-庞蒂写道，“感知着的心灵是一个肉身化的心灵。区别于那种把知觉当作外界事物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简单结果的学说，也区别于那些坚持意识自主性的学说，我试图首先去重新确立心灵在其身体中和在其世界中的根基。”[24]梅洛-庞蒂认为没有任何知觉可以超越特定的视角与特

定的身体，有生命的肉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这样梅洛–庞蒂的哲学就明确地承认了身体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活的身体终于在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中获得了一个位置。

梅洛–庞蒂的影响虽然深远，但对于当今学术界身体的热潮和大多数学者来说，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福柯。福柯不仅提出了全新的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话语，而且其在医学、性、精神病、犯罪学等一些曾经被忽视的领域的开创性探索，则提供了充满启发的研究范例，使身体真正成为可以运用的分析范畴。虽然身体是福柯关注的中心所在，但正如特纳指出的，“福柯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是反基础主义的。”[25] 福柯的身体是权力与历史刻写的对象，他的身体总是被动而驯顺的。

对福柯来说，身体是权力关系与权力斗争的焦点，通过展示历史对身体的控制和操纵就可以触及历史生动可感、深入个体的层次。福柯声称他的谱系学“提出了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它的问题其实源自把权力强加于身体之上。”“身体——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如饮食、气候和土壤——都属于谱系学的范畴。”[26] 身体因此为福柯提供了着眼点与焦点，成为文化和历史刻写的场地所在，“是事件刻写的表面”，[27] 而体现着历史和文化形塑和刻写的蛛丝马迹。随着福柯在医学、惩戒和性方面细致深入的谱系学研究，西方文化中抽象的身体，那个唯一的、没有历史的身体被彻底颠覆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丰富多样的身体，是不同文化和历史环境所产生的多元身体建构模式。[28]

三、身体民俗：话语与体知

纵观美国民俗学近来的身体研究，根据学术渊源与侧重点的不同，大致显示出两种研究取向。一条主要沿着福柯话语分析的路径，又结合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塑造身体，如何刻写于身体之上，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体现之。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沿着人类学中从马歇尔·毛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

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29]

学术界受福柯理论影响的主导倾向是进行话语分析，辨析身体、社会、历史和文化之间复杂纠缠的权力关系，美国民俗学界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身体民俗”研究的基本理论根植于福柯强调的身体承载和刻写着文化和历史的观点，凯瑟琳·扬编辑的两个《身体民俗》文集中的大部分研究就是其突出代表。

扬在《身体民俗》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文化刻写在身体上。我们关于身体的信仰，对于身体的感知，以及赋予它的特性，无论是本意还是象征的，都是被文化所构建的。身体总在被发明出来。我们维持体态、举手投足和穿衣戴帽的方式都体现出我们是某一文化的成员。表面的刻写划破身体、拉长身体甚或刺入身体的象征财产。”[30]她明确指出“身体民俗”研究的核心是关注身体的社会构建，其基本前提之一“是身体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因此，那些原先分散在民俗研究各门类里与身体有关的事象，被民俗学者从文化构建的角度来重新组织和审视，统一归属于“身体民俗”的领域。在扬主编的两个“身体民俗”文集中，大部分研究也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关注“话语如何操纵身体以及身体又如何承载话语。”[31]身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双向互动、彼此构建和刻写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重新贯穿一系列传统的民俗话题，如身体语言、装扮与服饰、运动、仪式和禁忌等等。这些研究关注身体、特别是性别的身体如何被构造和呈现，身体的肉体性及身心之间的对立与紧张，自我、情感和肉体性与精神性的错综关系，正常与怪异的(grotesque，巴赫金语)身体等等。引人瞩目的是，在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的方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身体实践文本化。身体成为阅读和理解文化书写的新场域，成为一套由编码和象征复杂地编织起来的文本。

例如民俗学家芭芭拉·巴伯科克(Barbara Babcock)分析了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白人殖民者、旅游者和学者表现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时的一种经典图象：普韦布洛女性身着传统服装，头顶着陶罐。她认为隐藏在这一文化身份象征背后的，是白人文化消费者凝视的目光，是对异文化女性身体和文化产品的欲望。[32]伊莱恩·劳利斯(Elaine Lawless)则以互惠民族志(reciprocal ethnography)的方式呈现了布道坛上的女性牧师。她们有性别身体的出现威胁着父权家长制的宗教规范，开始挑战无性别的上帝模式。作者倾听、叙述女性牧师的经验与感受，特别是因性

别原因引来的种种非议，小到布道袍的长短、是否如普通主妇般烹饪，大到怀孕与生育，揭示了社会性别、两性角色和宗教父权话语交织中的女性身体与主体性。[33]传统的民俗学论题，如通过仪式、身体装饰也在新视角中得到重新关照。如克娄伍·威廉斯（Clover Nolan Williams）考察了美国加州准新郎婚礼前夕单身汉聚会上的脱衣舞表演和对准新郎的羞辱。她认为准新郎在这一身份、角色转换的阈限时刻，在男性同伴的凝视之下，其身体似乎成为被动的、女性化的怪异存在，但深藏在仪式性折磨背后的对准新郎适当反应的期待，实际上更为强烈地要求准新郎们意识到他们的男性自我与女性他者的差异，从根本上强化了男性的性别角色与身份认同。[34]黛博拉·卡普昌（Deborah Kapchan）则分析了摩洛哥女性传统的身体彩绘：汉那（hen-na）。通过对比婚礼中新娘的仪式彩绘与平时女性聚会时自娱自乐的彩绘，作者探讨了文化对身体深入肌肤的直接刻写。女性身体的寸寸肌肤既是主导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性别角色的规则与模式展示和表演的舞台，也是女性展示自身艺术技能和主体性的场所。[35]

实际上，在文化人类学中，把身体看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最简洁、形象的隐喻与象征有悠久的传统，其代表就是道格拉斯的研究。道格拉斯清楚地认识到身体是人类理解、认识世界时所凭依的一个重要的隐喻之源，生理的、自然的身体和社会身体构成人类文化中普遍的对应与互动的二元。她认为："身体可以用来象征任何有边界的系统。"[36]"生理身体是一个微观的社会。它面对权力中心，完全根据社会压力的增加或减少来收缩或扩张它的需求。……社会身体限制了生理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经验总是被社会认知范畴所调节，从而维持了对于社会的特定看法。社会身体和生理身体这两种经验之间持续的意义交换彼此巩固了各自的范畴。鉴于这种互动的结果，身体本身成为一种高度受限的表达媒介。"[37]

社会身体和生理身体、社会和个人这种象征和比喻的关系对于民俗学者自然也是耳熟能详。福柯哲学已表明身体处于社会历史实践之流的核心，历史与过去沉淀于身体之中，从而也可以从解码身体中得到解读。有意思的是，这样我们就回到民俗学研究中一些似曾相识的主题:文本与阅读、文本化与解码。我们曾经试图把口头传统，甚至手势文本化；现在我们又要把身体实践与经验文本化，以使它们便于解码。值得注意的是，在扬的两个"身体民俗"文集中，大部分的研究不仅致力分析

身体和象征结构的关联互动，而且论文写作的语言高度抽象而理论化。换言之，这些对于体验、体会和体悟（embodied）等身体经验和实践的研究采用了一种远离身体、毫无质感（disembodied）的抽象话语。

这似乎颇有讽刺意味。虽然学术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身体转向的结果却是使身体抽象、稀薄化为文化历史书写的媒介。身体的感觉、质地和血肉被简约到极致从而为展开象征性的话语分析铺平道路。肉身的感觉必须被概念和语言表述所同化，身体实践的意义在于肉体存在之外的某种象征。[38] 这难道就是我们理论转向而重新拥抱身体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民俗学者关注身体是否只是学术时尚变迁在民俗学内一个小小的变体？上述海姆斯等人提出的说话的民族志试图挑战文本化口头传统的范式，开始关注于过程和实践。那么“身体民俗”的研究是否也有可能摆脱文本化身体而另辟蹊径？

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审视上述两个“身体民俗”文集中一些文章，[39] 以及其他一些民俗学[40]和人类学[41]研究，我们可以辨识出另一种研究身体的思路，虽然这一路径似乎并没有前一种声势浩大。这一学术传统，无论有无直接或明确的现象学基础，都把着眼点放在活的身体上，关注各种身体感觉经验和情绪，关注“体悟”和“体知”的方式与状态。这些研究尝试超越心灵和文本、视觉的单一或主导地位，描述和考察听觉、触觉、嗅觉等身体其他感官经验在不同文化中所展示出的丰富多样性。当然，有时它与对身体进行象征分析的思路并非完全格格不入。

在人类学中，这一学术路径亦由来已久。在论及身体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的缺席时，特纳就注意到人类学是个例外。[42] 事实上，人类学学科伊始，充满异国情调的非西方身体就是最吸引人类学家的文化对象之一。与民俗学相似，服装、面具、身体装饰、纹身、身体禁忌等等都是人类学熟悉的话题。从一开始对他者身体的兴趣，经毛斯的“身体技术”概念，到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人类交往中身体作用的微观分析，[43] 再到布迪厄的惯习和实践理论，对活生生身体的关注在现象学人类学和一些民俗学研究中已取得相当成果。限于篇幅，笔者将此一学术脉络的展开留待另文专述，现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同样是节日和仪式，陶乐茜·诺伊斯（Dorothy Noyes）在探讨西班牙柏加地区传统的帕特姆（the Patum in Berga）庆典时，通过描述自己亲身参与这种集舞蹈、表

演、游行为一身的社区大型节日仪式的身体经验，反思自己的“体悟”，强调庆典的根本魅力在于亲身地经历它、在于人们融入其间的身体经验。多日的大量饮酒、睡眠缺乏把身体感觉推向极限。在眩晕中，视觉平时所具有的权威主导地位不复存在，所有感官都被刺激、调动起来，在亢奋中获得全方位的、难以磨灭的身体经验。[44] 类似地，德得蕾·斯科拉 Deidre Sklar 描述比较了自己两次参与宗教庆典的身体体验。一次是纽约犹太教普林节教堂里摩肩接踵的拥挤，另一次是新墨西哥州圣母瓜达卢佩祭典时，双膝跪于圣母像前的瞬间感悟，提出学者只有以“体知”的方式，反思自身的各种身体感觉，才能真正把握身体性的文化知识与实践，特别是宗教实践。[45] 相对于当代文化对视觉的强调，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则检讨了民俗学由于对文本及视觉经验的偏爱，虽然开创时期赫尔德等浪漫主义先驱曾探讨过民歌中体现的其他感觉经验，特别是听觉经验，但这一思路逐渐消失在实证主义的文本制造和解读中。结合她自己田野调查的听觉经验，特别是与登山客、旅游者、音乐爱好者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上听露天莫扎特音乐会的经历，倡议超越视觉和文本的偏向，发展“听觉民族志”（an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乃至“感知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ensory perception），以全面地探索人类文化展示的丰富多样的身体感觉和认知方式。[46]

在这类研究中，身体不再是符码化的文本，而是能动的创造与实践主体。历史与文化刻写于身体之上，但身体也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刻痕成为特定文化塑造的身体。身体视角的引入就是要探寻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历史。身体不再仅仅是抽象话语的载体，而是重新恢复了其丰富的各种感觉和肉体性。更为突出的是，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学者田野作业中自身的身体经验具有方法论意义，是深入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体实践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一不同于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中，我们发现，身体转向不仅为民俗学展示了新的分析方式，而且有可能为民俗学方法论提供全新的思路与视角，民俗所代表的交流方式的口头性或身体性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四、余论

口语与口耳相传背后是民俗文化存在与传承中无法抹去的媒介：活生生的身体。

布迪厄曾根据知识与其载体的关系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种是可以与身体分开的知识，它通过其他媒介，如文字而流传；另一种是身体全身心投入而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身体习得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人拥有的财产，不像那些可以拿出来挥舞炫耀的知识，而就是使一个人之为其人的东西。这一点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尤为明显。在那里，传承的知识只能通过融入身体的（incorporated）状态才能流传下来。这种知识绝不可能与传承它们的身体分开。”[47] 如果我们回到 1846 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对于民俗（folklore）的最初定义，亦即“民众（folk）的知识（lore）”[48]，那我们可以说民俗生活与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或多少包含着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是一种“体知”。无论是口头的传统，匠人手头身上的技艺绝活，还是民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节日、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成为刻骨铭心的知识和文化模式。民俗生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是形塑、生产和再生产符合特定文化传统的身体。在此意义上，身体性，而不仅仅是口头性，应当是民俗的基本属性之一。

不依赖文字的口耳相传、没有现代机器的手工劳作，活生生的身体在时空穿越中吟唱、言说悠远的故事与歌谣，在心手相应中传承着古老的技艺：这是民俗学伊始所怀想的伊甸园。民俗学起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田园生活的乡愁，关注普通民众的口头文学、生活、生产知识与技艺。但习惯于阅读和书写的学者们，似乎所能做的也只是记录与描述，是文本化这些生动的声音与流畅的身影。“身体转向”揭示了民俗生活根本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活生生的身体。这既是被文化刻写的身体亦是形塑文化的身体。如果说任何理论潮流的变迁总能带来或多或少的新视角和认知，那么我们认为，引入身体对民俗学的触动应当是深刻的。

（本文是 201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身体民俗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案例分析”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 10CSH034）

1 Young，Katharine. “Bodylore”，in Brunvand Jan Harold ed. *American folklor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6，p.98。这两个文集是 Young，Katharine 编 *Bodylore*，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 和 Young，Katharine 和 Babcock，Barbara 编 *Bodylor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 Vol. 107: 423，1994.

2 参见刘铁梁《中国民俗学思想发展的道路》，《民俗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24–39 页，及刘铁梁《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关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思考》，见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3736，2009 年 3 月 17 日引用。

3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见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2 页。

4 Ben–Amos，Dan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71，84 （331），p.13。该文首次于 1967 年美国民俗学会宣读。

5 Ben–Amos，Dan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71，84 （331），p.12，13。

6 参见 Hymes，Dell.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n Gladwin T. and Sturtevant W.C. ed.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Washingto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1962，pp.13–53.

7 Lord，Albert B. *The singer of tales*. New York: Atheneum，1978 （1960），p.128.

8 如 Bauman，Richard. ed. *Folklore，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9 见 Taylor Archer. *The shanghai gesture*，FF Communications 1956: 166. “上海手势”原是约翰·科尔顿 （John Colton） 1926 年的剧本之名，1941 年被好莱坞导演约瑟夫·斯特恩堡 （Josef von Sternberg） 拍成电影，展示西方人对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科尔顿在其剧本中说，“上海手势”指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其他四指伸展开的一个手势，远行东方的水手们做它来保证航行安全。泰勒在他的研究中否认了这一解释，认为其名称源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土语中“shanghai”一词 （不大写），意指弹弓或玩具手枪。他主张该手势源于对长鼻子的嘲笑，十六世纪以后在欧洲大陆逐渐流行，表示嘲弄或傲慢。

10 Dubois，Thomas A. “Costuming the European Social Body: a respons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98，111 （440），p.219。《美国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创刊于 1888 年。

11 Martin Emily. “The end of the Bod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2，19 （1），p.121.

12 Martin Emily. “The end of the Bod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2，19 （1），p.121.参见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 Turner Bry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

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p.1–35. Frank Arthur W.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p.36–102. Farnell Brenda M. "Moving bodies，Acting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9，28，pp.341–73.

13 Martin Emily. "The end of the Bod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2，19 (0)，pp.121–22，123–24.

14 Turner Bry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18.

15 **参见** Turner Bry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p. 18. Frank Arthur W.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39. Farnell Brenda M. "Moving bodies，Acting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9，28，p.346. Harvey David. *Space of h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4. Porter Roy. "History of the body"，in Burke Pet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Polity Press，1991，p.207. Stoller Paul.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9，p.xiii.**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2 **页**。

16 **参见** Loraux Nicole. "Therefore，Socrates is immortal"，in Feher Michel ed.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Zone，1989，Vol. 2，pp. 12–45. **汪民安、陈永国 《身体转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2 **页**。

17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p.32。**特纳注意到虽然笛卡尔自己仍然认为灵肉之间有相互作用，但对其理论的阐发越来越强调一种灵肉彻底分离的二元论**。

18 **《德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 27–28 **页**。

19 **参见** Turner Bry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p. 1–35. Love Nancy S. *Marx，Nietzsche，and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20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p.45.

21 Butler Judith P. "Bodily inscriptions，performative subversion"，in Butler Judith ed. *Gender Trou–*

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1990，p.136.

22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p.48.

23 参见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p.43.

24 Merleau-Ponty Maurice.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the philosophy of art，history and politics*. Edie James 等英译，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p.3-4.此处汉译参考了张尧均译文，见《梅洛-庞蒂的一份未刊稿：他本人作品的内容介绍》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04/c1，2009 年 8 月 2 日引用。

25 Turner Bryan.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1992，p.53.

26 见 Bouchard，Donald and Sherry，Simon ed. *Language，Counter-Memory，and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转引自 Flynn，Thomas. "Foucault's Mapping of Histor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Gary Gutting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4.

27 见 Bouchard，Donald and Sherry，Simon ed. *Language，Counter-Memory，and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转引自 Butler Judith P. "Bodily inscriptions，performative subversion"，in Butler Judith ed.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1990，p.129。

28 参见 Feher，Michel. "Introduction."，in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Michel Feher 编，Vol.1，New York: Zone，1989，pp. 11-17.

29 Mauss，Marcel. "Body Techniques." I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 (1950)，pp.95-123. Bourdieu，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into Engl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972).

30 Young，Katharine. "Introduction"，in Young Katharine ed. *Bodylore*.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p. xvii.

31 Young，Katharine. "Preface". Young Katharine ed. *Bodylore*.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 p.vii.

32 Babcock，Barbara A. "Pueblo Cultural Bodies." In *Bodylor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cock，1994，pp.40-54.

33 Lawless，Elaine J. "Writing the Body in the Pulpit: Female-Sexed Texts." In *Bodylor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

cock，1994，pp.55–81.

34 William，Clover Nolan. “The Bachelor’s Transgressio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Bachelor Party.” In *Bodylore*（*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cock，1994，pp.106–20.

35 Deborah Kapchan，“Moroccan Women’s Body’s signs”，in Katharine Young ed. *Bodylore*，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pp.3–34.

36 Douglas，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Ark Paperback，1966，p.115.

37 Douglas，Mary.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Penguin Books，1973（1970），p. 101，93.

38 参见 Jackson，Michael. “Knowledge of the Body”. *Man*（New Series），1983，18（2），pp. 327–45.

39 如 Noyes，Dorothy. “Contesting the Body Politic: The Patum of Berga”，in Young Katharine ed. *Bodylore*，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pp.134–64. Sklar，Deidre. “Can Bodylore Be Brought to Its Senses?”，in In *Bodylore*（*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cock，1994，pp.9–22. Neustadt，Kathy. “The Folkloristics of Licking”，in *Bodylore*（*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cock，1994，pp. 181–96.

40 如 Bendix，Regina. “The Pleasure of the Ear: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Cultural Analysis*，2000，1. Feintuch，Burt. “Learning Music in Northumberland: Experience in Musical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95，108（429）：pp.298–306. Kirshenblatt–Gimblett，Barbara，“Message in a Bottle”，Gastronomica，2002，no. winter: pp.16–22.

41 如 Jackson，Michael. “Knowledge of the Body”. *Man*（New Series），1983，18（2），pp. 327–45. Csordas，Thomas. “Embodiment as a Paradigm for Anthropology”，*Ethos*，1989，18（1），pp.5–47. 及其编的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Farnell，Brenda M. “Ethno–Graphics and the Moving Body”，*Man*（New Series）1994，29（4），pp. 929–74 和 “Moving Bodies，Acting Sel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9（28），pp. 341–73. Mitchell，Jon. P. “A Moment with Christ: The Importance of Feelings in the Analysis of Belief”，*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97，3（1）：pp. 79–94. Stoller，Paul.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9 和 *Sensuous Scholarship*，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7.

42 参见 Turner Bry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in Featherstone Mike and Hepworth Mike etc. ed.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1，pp. 1–6. Farnell，Brenda M. "Moving Bodies，Acting Sel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9 (28)，pp. 347.

43 Goffman，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1959.

44 Noyes，Dorothy. "Contesting the Body Politic: The Patum of Berga"，in Young Katharine ed. *Bodylore*，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3，pp.134–64.

45 Sklar，Deidre. "Can Bodylore Be Brought to Its Senses?"，in *Bodylor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7 No. 423*)，edited by Katharine Young and Barbara Babcock，1994，pp.9–22.

46 Bendix，Regina. "The Pleasure of the Ear: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Cultural Analysis*，2000，1.

47 Bourdieu，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from French，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980)，p.73.

48 Thoms，William. "Folklore." In *The Study of Folklore*，edited by Alan Dund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5 (1846)，p.5.

(彭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北京　100875)